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Gray Scale



Kodak LICENSED PRODUCT



新編新誌

全

76  
3821



門 36  
號 3821  
卷

# 柳橋新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4.11.27 購  
藏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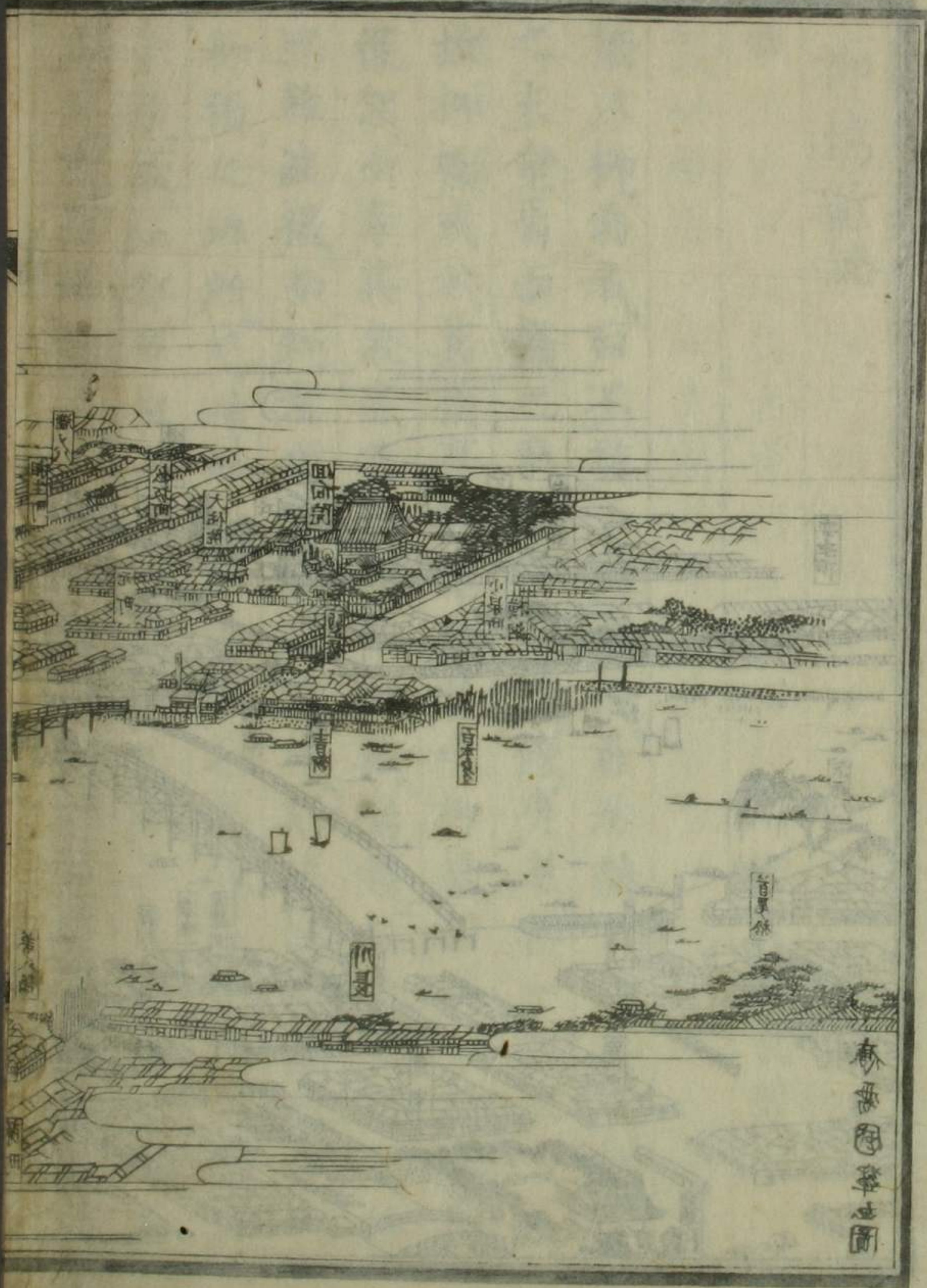
## 柳橋新誌序

往日有靜軒居士者。著江戶繁昌記。備摸八百八街之景狀。勝場劇區無所不載。無所不說。其文極詼譎。而其事則明詳。使讀者臥知其地之所有。雖有暗熟。闔都風俗之人。亦不能附益一事也。然其距今過二十年。物換俗移。地之熱鬧冷索。相變者不為少矣。往時新地深川之妓院。綺羅為叢者。今乃索然無跡。神明芳坊之變童與娼樓相抗者。亦寥乎歛影。其他各所之繁華。日衰月瘠。能及者鮮矣。若芳原品川。亦以

當日所說。則減五七分。嗚呼。使居士觀方今之狀。乃將愕然而驚。慨然而嘆。不知其人尚存否。然此大都之繁華。奚其可掃地而盡矣。微于古而盛于今者。亦有焉。柳橋是也。柳橋何因而然。因深川之廢也。凡物太盛而頓衰者。靡不復興矣。譬諸將家。猶新田氏歟。乃今之柳橋。亦深川之死灰再燃者。而其盛殆踵其舊云。今而不記其盛。乃亦過五年十年。安知凋零。不如今日。余也。狂愚一書生。凹硯秃筆。僅糊其口者。無居士之才。無居士之學。加之赤貧如洗。未曾一日遊。

其境而驗其實。焉足記之。然喜聞蕩子之說話。觀市街之圖冊。得窺其概略。遂偷一夕之閑而記。文之鄙俚。事之猥褻。使正人君子讀之。乃將唾而棄焉。然正人君子所能記者。固不俟余記之。正人君子所不能記者。而余輩所當記也。蓋記余所知者耳。所不知者。亦將有狂愚若余者而附益焉。

安政屠維協洽之歲。早梅將綻之月。何有仙史書於鎖春樓之南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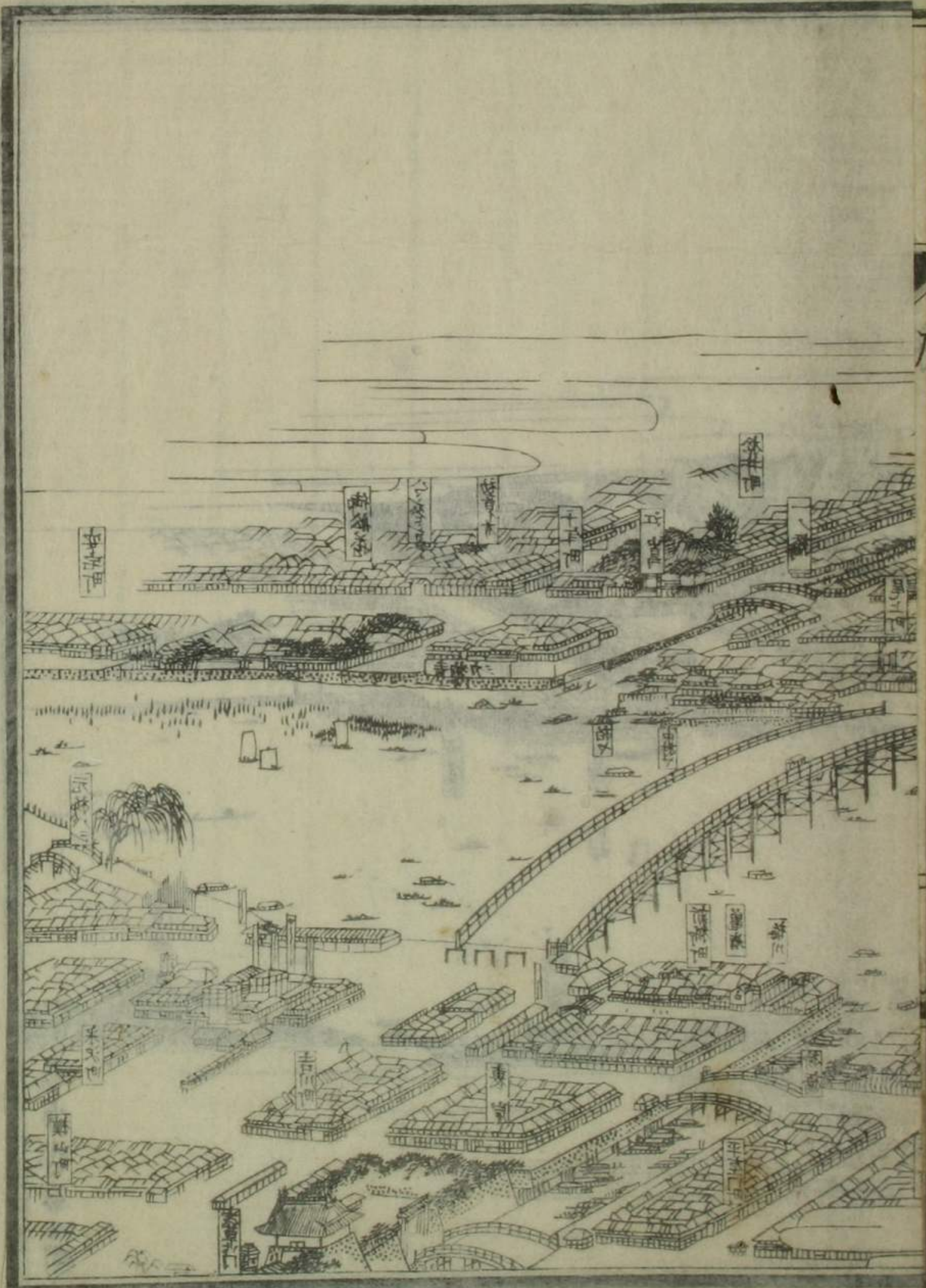
南京圖

其獻亦銀其寶品足誇之然寺閣遊子之遊訪勝市  
街之圖也無礙其對如之論一之之開而時文之補  
道車之財變財之入民平動之改其動而乘其  
其獻亦銀其寶品足誇之然寺閣遊子之遊訪勝市  
街之圖也無礙其對如之論一之之開而時文之補  
道車之財變財之入民平動之改其動而乘其  
其獻亦銀其寶品足誇之然寺閣遊子之遊訪勝市  
街之圖也無礙其對如之論一之之開而時文之補  
道車之財變財之入民平動之改其動而乘其



長崎國壘圖

其款係銀其寶馬子路之然香開高子之海城



柳橋新誌

之後... 何有仙史著

橋以柳為名。而不植一株之柳。舊地誌云。以其在柳原之末命焉。而橋之東南有一橋。傍有老柳一樹。人呼為故柳橋。或云。其橋有柳。則往昔之柳橋。而今之柳橋則後架。而奪其名者。其說與地誌齟齬焉。按故柳橋之正稱曰難波橋。而知者少矣。彼此錯考。則地誌之說似當。夫柳橋之地所。乃神田川之咽喉也。而與西國相距僅數十弓。故江都舟楫之利。以斯地為第一。而遊舫飛舸為最多矣。其南赴日本橋八町渠。芝浦品川者。北向淺草

千住墨陀橋場者。東則本所深川柳島龜井戶之來往。西則下谷本鄉牛籠番街之出入。皆無不過此者。而遊五街娼肆。觀三場演劇。及探花泛月。納涼賞雪之客。亦皆取水路于此。故船商之戶。舟子之口。星羅雲屯。非他境所及。而釣艇網舸之徒。亦居其間。橋之東西連兩國。橋之南北。各戶之舟舫。舳舻相銜。揖擢相擊。其數不知幾千艘。而盛夏之候。遊客麇至。搖々泛去。日夕不見。一葉橫岸。可謂盛矣。至若酒樓之壯麗。蕙瓦相映。茶肆之瀟灑。幟簾互颺矣。鰻店芬香襲鼻。豚舖鮮血汚屨。餅店之餅。可以壘過黃河之水。果舖之果。可以彈盡齊圍之禽。鮓舖麵舖。曰何曰何。所欲無不得飽者。而朝所具。

者。暮則乾々賣盡焉。飲食之客。聚于此者。其夥可知也。而斯地之繁華。超于往日者。則非此而在彼。彼者何。曰歌妓也。江都歌妓之多。而佳者。以斯地為冠。芳原品川。固皆貯歌妓。然以娼為主。妓則為之役耳。劇場亦為觀客設。而非專重之。竟所以不能及此也。其他若新橋坊。麴坊。仲街。松井街者。僅比斯地十之二三而已。蓋柳橋之妓。其粧飾淡而有趣。其意氣爽而不媚。世俗所謂飲神田上水。江戸兒之氣象者。而存深川餘風也。超越于他方。亦以是非耶。聞十年前。其負不甚多。近歲月增。日滋。或三十。或五十。今茲春夏之際。則至一百三四十。名之多。土人云。未曾有之盛也。而酒樓朝招。船舖夕邀。

至、熱鬧之日、無一人空手在家者、蓋妓之售技、一歲內以二、三、五、六、七之月、為最、正四、八、次之、而聲譽頗噪者、雖三冬寥索之時、亦不曠一日、云、夫、都下當今之習、士也、高也、皆自訴曰、貧矣、困矣、不知有何人能遊斯地、而使為如此之盛耶、告子有言曰、食色性也、斯地富斯二者、宜哉、客之源々而來、昏々耽焉、夫子嘗稱於水曰、水哉、水哉、易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斯地亦富斯二者、宜哉、客之來耽者、亦稱嘆於此、而、不通之人、亦能得為通矣、豈不盛乎、

船商之家、俗稱曰船宿々々之住、斯地者、念于四區、一則在橋之東岸、及南路者、曰丹波、曰上總、曰日野、曰伊

豆、曰升田、曰中村、曰尾本、曰吉川、曰藤本、曰飯村、曰若竹、曰新上總、曰山田、曰竹屋、謂之柳橋表街、一則在橋之西岸者、曰信濃、曰崎玉、曰三浦、曰相摸、曰福吉、曰新若竹、謂之柳橋裏岸、一則在橋之東南、米澤街者、曰福吉、曰三浦、曰播磨、相摸、長島、謂之米澤表街、一則在其南、故柳橋之側者、曰伊勢、鈴木、海老、芳野、桔梗、二見、尾張、柏屋、謂之米澤裏岸、又稱故柳橋岸、此四區土俗、號曰四岸、合三十三戶、傳言、米澤街之地、往昔有津、今之船宿、皆當時護津者、經業、有年、而松吉、大黑、二家、近歲產傾而去、始、夕、日、負、而柳橋裏岸之福吉、代松吉、開業者、云、四岸之相結也、如親戚然、患難相接、吉凶相問、若



二岸有爭、二岸解之、一岸有曲、三岸讓之、故舟子為妬、  
一岸逐之者、三岸亦拒之、而若橋北之藤岡八幡相屋  
者、不與其盟也、船宿之為家、有貧富冷熱之異、而大抵  
相伯仲、家必有樓、有內外、小者外樓耳、家人皆樓止、  
於下、迎客于樓、其畜舟子、上食四五人、下食一二人、皆  
繫屋船猪牙二三艘、而有士家造舟、托諸船宿者、謂之  
蛸船、其艦插條錢、以為識、各建其家章幟、得者紙障如  
官船、便而有威、故船宿自造而假士名者、亦有焉、遊舫  
之最大者、俗謂之屋形、稍小者、謂之汁翻、各扁其名、曰  
某丸、是則非其定業家、不能造也、若小松屋之小出丸、  
明石屋之岩戶丸者、大都內僅有七艘耳、夫遊者尚洒

落與便利者、觀月、納涼、載妓、齎酒、一屋船而足矣、何須  
屋形之徒、莊大而太迂緩乎、彼則充濃粉、搵腰之如嬪、  
逍遙于水上之用、供佞佛、媚僧之翁媪、修施餓鬼、講之  
役耳、但輕舸則夜闌意急、疾赴三谷溝之客、可以換街  
輿之脚者、任舟則暮春潮退、撈蛤于品江之日、亦可以  
扶屋船之役者、共不可廢也、船宿各家、執其家政、應接  
賓客者、其妻也、世俗所謂女天下者、余目為女將軍、女  
將軍每家、伶俐口給、無有一樸愚者、蓋擇之耶、將習而  
熟耶、主翁乃日外出、叫盧、喝梟、或聽、但講落語、若有爭  
鬪、走而解說之、否則坐睡于茶爐錢匣之間、耳客之未  
船宿者、其趣不一、有事而倩舟者、有焉、乘而遊、娼郭劇

場者有焉、假而碁者、博者、睡者、話者、有焉、招妓呼酒者、有焉、而船宿所貴者、則妓客而已、夫屋船之價、雖係水路遠、適而不出三四銖上、猪牙閃牙而飛、荷足窮足而行、僅是四五百錢而止、雖日出數艘、亦不足以為有贏、況碁博睡話之防火丁伍長、僅投其席價茶錢去者乎、故所以妓客為貴也、貴中之貴、稱曰米櫝、以能令其家飽饜耶、余恐身為船宿、米櫝之人、自己家中米櫝不久、乾々空了、名則船宿、而其實以妓為業、有許客與妓借宿者、呼之謂妓宿、亦可聞、深川之盛也、船宿之誘客、與芳原、稱引手茶屋者、同致、而此則傳其風、而計出其右也、客至、女將軍起而邀之、口巧眼捷、直看取了其貧

富與慧、愚富與愚、是彼之所欲也、何也、慧則難欺、貧則少利、至愚而鉅富、是真奇貨可居者、即時遣人、酒肆、來酒散、頭列酒頭、沸女將持杯、話一笑曰、頃日新妓、名幾個、某艷色、某絕技、請試一、招嬌、舌銜花、滑唇說春、客心醉、不能不領焉、若曰、識客有狎妓者、未則招之不待其領也、妓至、開障、必唱請恕二字、就席、必唱今夕奉謝四字、先拜客、次拜女將、既而拜、臉獻媚、嬌絃表情、女將在傍、使船于其間、柳橋鼓舞、其妙不可口、可謂不愧其業矣、客魂飛神揚、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踏之、遂探懷投金于妓、及女將若干、而後絃益添嬌、掩蓋加妙、若豪客、則併家之從者、家之媼婢、皆受其纏頭、客與妓

相識不特絃歌酒。上者則女將為之媒也。如此者則五節二季為妓有贈而船宿亦必受賜。有力者則若天王祭姪子祭之時亦衣于妓。席于船宿是所謂米積官家者。蓋一船宿而才有一人耳。其他勸客舟行伴妓烟火也。上卯也。皆於平常船價之外。罔利亦多矣。凡妓之被酒樓船宿招者。得其身價。十客一方。而二百錢為謝。二方而四百。三方而六百。船宿取有于酒肆者。亦二銖而攫三百錢。許其既獲諸客。復獲諸妓。復獲諸酒者。其利幾許耶。所以獲之者。則一女將三寸滑舌鋒耳。余聞諸浮屠氏曰。叫喚地獄有熱鑊鉗。能拔取詐人之舌。未知果能拔得他滑舌麼。又聞徃昔已姬能揮薙刀。斫敵將。

于百谷中。未知姬之刀。又能敵他舌鋒麼。中庸云。白刃可踏也。嗚呼。姬之刀。又雖銛。余能踏之。若他舌鋒。則一踏即脚滑。臂痺。骨亦脫。氣亦呆。軟々痿々。與海龍一般。可畏矣哉。三里商店。距二里。此是荒村僻邑之人家。當今大都內。陋巷小衢。猶十步一店。百步一樓。松江之鱸。杭州之酒。可坐而食飲。况繁華如斯地者乎。酒樓之夥。亦冠于都下。曰川長。曰万八。在橋之北。曰梅川。曰龜清。曰河內。曰柳屋。在橋之南。平三也。深川也。草加也。皆張帘于米澤街之側。而柏屋中村。青柳三樓。亦咫尺隔水耳。其他若九竹。若松和泉。佐小松亭。小店子肆。指不暇僕。

也。就中酒有最佳者，川長也。柏屋次之。万八、河内、中村等家，則俗稱貸席者，而為右軍道子之書畫會。陶朱猗頓之醪金會，及歌舞插花之師，開業試技者，假以排筵募衆也。聞更代藩士始來于都者，必先飲於梅川。若青柳云，以其名播世已久，歟。然梅青二戶近時漸冷，而酒香散味殆，不能及龜清之徒者。鮮舖則有安宅，與兵中川、炙鯨肆則有玉甚。山口舟治，客若一拍手，則珍羞芳饌纍乎而陳。几酒樓各家晨起，使店丁赴日本橋而買魚歸，而邀客。不知而夙至，乃辭曰：河岸未歸矣。故客之來，始于已牌。有士有商，有豪農，有良工，醫生數頭，西瓜堆、席、宮娃一團，石臼、登梯、長劍橫側，鳶肩鴨舌而飲。

者，西海新來之藩士也。占閑室，狐貍顧而食者，東台持戒之僧侶也。各樓饗客，其法一也。先供茶果，而酒羹疊贍也。炙魚也。以次陳之。陶椀羹為殿，飯則任客之食，不食焉。雖有旨美粗惡之異，一口之價最下而一銖上。而四銖耳。夏月客至，酒前不浴，則不快。故設浴室，皆雅潔。不若焜堂，囂而穢也。為客製浴衣，各染其家章。若着浴衣而飲，爽涼可膚，而可以曝衣襦之汗。蓋浴室最佳者，柏屋也。且四時沸湯，風雪之日，可以融凍。醱醕之夕，可以解醒。非若他樓，唯為炎燄設焉。其既浴矣，又既飲矣，不可以無妓。招妓于酒樓，與船宿同致。但留客宿妓之計，則無有焉。余聞諸一友人，梅龜二樓，略有船宿之

風蓋主人為不知而使婢為其謀其或然要不如船宿便而密也酒樓之法客携妓而未則為妓設其饌所就我家而招者則不設焉而妓在酒樓不敢醉飽用意謹飭接其主婆及群婢勞於接客否則曰彼兒驕矣彼婆恣矣目以饕婦嘲以擬客至議口評鼻為牛為馬而不敢復招雖有知己客未命之或答以不在焉故妓往々請客拋婢以一片金如然則敬其客而親其妓昨譏為牛馬者今乃如姊妹主婆面前稱其慧他客席上亦說其美嗚呼人情翻覆唯金而已也能變痴為慧化醜為美故聖人說易曰乾為金又曰乾道變化妙哉其取象也金之利用大矣哉夫士而有祿高而有業豈莫可食

之粟可飲之酒乎而故就市樓費金于酒食又費于妓又費于婢其費可知也其食所嗜可矣其溺所愛猶可而沈湎之情遂至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也可笑而已雖然這般可笑之事亦非吾輩赤貧書生所得為也孟軻氏之言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吾得志弗為也軻也道不行矣言不聽矣縱令欲得此樂而不能也故有斯言耳若使軻也實得其地則安知其喜而不寐耶若余亦得為這可笑之事則將風顛雀躍至死不悔奚暇患他人可笑乎而今援筆費紙記人之可笑亦是出於囊橐懸磬憐己羨人之情耳是亦可笑是亦可笑均是娼妓也賣色而不賣藝者俗呼謂女郎賣藝而不

賣色者呼謂藝者。往時深川之妓則鬻之以二通證書而許兼賣色藝者也。謂之女郎藝者而可。柳橋之妓賣藝者也。非女郎也。而往々賣色者有焉。何也。以有深川遺風然耶。而深川則公賣焉。此則私賣焉。公者常而易為私者變而難為。是所以不同也。凡人嫖女郎也。可以與睡。招藝者也可以聽其技。而不可與睡矣。而與其不可睡之人睡。使賣其不敢賣之色。謂之轉焉。按以使他轉移其定業。若轉了踏伏不動之石也。或云轉推倒之意。謂屹然執節者。失所守而仆也。未知就當俟考證儒家之定說矣。夫轉妓也。似易而難。似難而易。何也。彼所不敢賣而我使之賣焉。公禁而為私。私其難一也。我悅

彼之容技則彼亦擇。男子之才貌與女郎不論容之美惡而勉侍。林第者異矣。其難二也。彼所不肯則我不得強成事。強之即去。人家主翁於其婢亦然。况水中浮萍無所適依者乎。其難三也。善哉。俳歌者有句云。萍花今日開他岸。乃可以證是所謂似易而難者也。彼亦人也。豈無情哉。我以情而遇。以情而說。彼不能不動矣。其易一也。彼皆長于嬌。淫哇之間。慣於風月烟花之遊。與人家孀子深嚴自守者不同。其易二也。當今霄壤間。無男無女。所好所欲者。唯黃金而已。一事一物縱之。則金衡之亦金。吝而不吝。則除却王后節婦二流之外。何等女子有不到手者哉。况貧窶鬻身如彼輩者乎。其易三

也、川柳家之詞云、守宮讓效、佐渡壞、守宮俗為媚藥者、  
佐渡壞、謂金也、亦可以證是所謂似難而易者也、知此  
三難三易之理者、始可言與轉妓之法、已矣、然徒知其  
理、諳其法、而無其具、則亦難能為轉妓之具有三、曰才、  
曰貌、曰金、而金為重矣、其徒有才貌而無金、則計難得  
而施、譬猶無器械而戰、必不克焉、然有金而無貌、則彼  
愛金而轉也、非愛我也、金有則親、金盡則離、譬猶釣魚  
人、餌竭魚即散焉、有金而無才、則亦詐偽百出、貪憒万  
我、憒々焉而不知、唯欲充其意、不久而財盡、產傾而  
已、譬猶喫鴉片烟者、甘其味、不覺其毒、遂以斃焉、故曰  
三具不備、則雖知其理、諳其法、亦難為、若夫魚有此三

具、而能悟得三難三易者、則當使柳橋一百餘名妓、駢枕  
戀死而已、何啻一轉再轉也哉、可謂風流壇上之飛將軍  
紅粉界裡之活佛矣、此是世間不多有之人、請評其次、  
有金與才者、雖無貌、亦足以一大快遊焉、有金與貌者、  
雖無才、亦可以得彼愛、而為貴客焉、無金與才而有貌  
者、無金與貌而有才者、並是下等不可為者也、試鍾二  
者、才者猶可為也、貌者不可為也、何也、曰貌、死物也、才  
活物也、死物不能變、而活物能變焉、夫無器械而戰、其  
敗必矣、雖然、陳陟之徒、鉏耨棘矜、起于草莽、一朝打破  
強秦、三十六郡、清太祖僅以遺甲十三副、興于北韃、竟  
奪據支那、四百餘州、豈非應變而動、觀時而發、遂成其

志耶善哉子輿氏之言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矣其如此則雖無器械亦可以有為矣若夫遊客  
囊底二三銖金亦猶清祖之遺甲陳涉之棘矜也若能  
應變觀時而謀其功則焉知此々片金能使彼妓不敢  
說虛誕八百話而誠意奉承一時轉未不待深草少將  
九十九夜往而挑之也哉而後益磨我才鉅銳我舌鋒  
使彼所攫于外者以捧送於我則器械亦可以大蓄焉  
是謂之成功其如此則與彼打破三十六郡奪據四百  
餘州其事雖有大異而其趣則一也呼之謂飛將亦可  
矣命之謂活佛亦可矣是無他特以其才耳故曰無金  
與貌而有才者猶可為也蓋此等評論為有名校書發

之耳及齷々折腰妓則一舉手而毬轉鉛粘何有講  
理說法乎哉嗚呼客之招妓者太多矣有聽技者有耀  
豪者有為勸酒者有為饗人者何必人々樂其轉者已  
矣哉而今反覆論說之者則非誨淫誘蕩之意也蓋柳  
橋所以致今日之盛者即是賴轉之一字耳矣故記其  
盛則轉之論說不能不審也讀者莫嘲而可矣  
人有長幼之序則妓有大小之別大妓即藝者而小妓  
俗呼謂御酌以其不彈三絃徒待杯酌也大妓之定價  
晝夜八銖若自辰及子乃或加四銖一漏刻間招之亦  
四銖小妓則其半也謂之半妓亦可客於定價外有投  
謂之花々之為言華也謂華其筵也花亦大抵四銖于



大妓一銖于小妓衣服之制亦有別大妓曳衣于地左手攝其衽行謂之左衽其帶全帛俗稱全帶者袖衣自其襟小妓則褰束于腰而不曳帶之面背異其帛謂之合肚帶袖衣紅其襟大妓所職絃歌也其妓有長唄有富本有常盤津而清元居多而宴席上所彈者止于短哇新詞小妓雖有善彈者不許其彈以潛奪大妓之業也故皆學舞凡小妓不論年齒之先後必姊事大妓大妓於船宿女將亦必以姊稱之蓋酒席上大妓彈而小妓舞可以備觀也而小妓之舞大妓之彈有巧有拙不可一同視也蓋十個中巧者三拙者七美者多拙醜者以手謀活故專攻之美者以面謀活故踈于手客亦取

面者七而取手者三故拙者多利巧者少利而有技色共下而亦能活者可謂奇矣余嘗質于友人以此奇曰聘妓以技與色耳若兩失之則何所取不若在家弄婢子不須費財友人哂曰吾子知其一未知其二者繁華都內遊客幾許而人心各異有悅其色有賞其技有愛其氣有好其風者色與技固所重也而妓之喜任俠而不吝其財重然諾而不辱其人者蓋室婦閨女所不夢視也姿容潔而妝飾淡進退動止不失其地言辭應對不曠其時則亦非妾婢所企及者是妓所獨有而他人無得而能者也容技兩空者之活以此非耶余聞此解宿疑頓釋既而復生一疑曰藝者而無藝者猶有所取

然世之儒者也醫者也亦是着者字之人儒而不知四  
子六經為何道醫而不解素問靈樞為何方者亦徃々  
有焉此二者與藝者而無藝者一般是亦有可取耶尋  
思推究忽焉拊髀曰無有焉無有焉不須復質諸人也  
夫修身齊家之講若無所用則不如彼短哇新詞以悅  
人耳矣補陽調陰之匙若不辨其治則不如彼鼓興勸  
醉之象撥矣可笑而已吁嗟濟世播教之士司命救天  
之人而却有愧于婀娜纖弱之女可勝哀哉聞曩時之  
妓徃々巧諸技有吹笛搥鼓者有善俳歌鬪碁者有以  
脚為舞以喉為簧者若拇戰則無一人之不巧今乃否  
僅三絃耳拇戰亦皆極拙至有不解者而近歲拳戲若

藤八末々三拍之手亦無不可抗對者云噫儒之文章  
詩賦醫之於鍼灸物產亦皆無及古者就彼論此寔使  
人淚哉一哀一笑又一淚而記之則非以罵人亦以自  
罵耳矣

橋之南右折為同朋街乃妓之巢穴其北而裏岸南而  
廣巷櫛比而居街居有表裏熱者居表冷者居裏其為  
家貧富有差然不太異其趣外掩格子戶內安方火桶  
々潔無塵鍍瓶攸駕鍍瓶濯々暖仄雀々妓在桶側於  
倦晝眠大抵妓皆驕恣懶惰斷不為女紅調絃歌塗脂  
粉之餘不為一事然至拜祀神佛乃皆勤焉作棚設神  
位有金比羅有帝釋天有不動尊隨其所禱而異棚上

必安一莖金陽物而繫小繩於其傍挂粘紙縛之纍々而下蓋客所纏頭插諸帶歸而裸其金粘其紙以縛之也謂如此則能招其伴其意蓋誇人以能售耳妓之事佛者倍於事神必主其宗祖而妓家十之九則日蓮宗也崇敬之牢固比常人羸一着蓋自己平素所為詐誦貪婪罪業甚重故欲假祖師之力死後不陷地獄而已余謂彼身即地獄別有地獄乎彼雖為日蓮宗而其魔方幻術雖耶蘊宗不能及也凡妓家有父者十之一有夫者百之一大槩妓與母二人而居猫若獨兒養一併三口而妓能狎媚母貉而衣猫也獨也必道母子皆吾族何獨獸視哉也入獸之穴與獸狎者謂之獸亦可而

為獸者亦多哉客至老貉急呼酒散談笑呈諛或贊客之服飾態度或說兒之戀々瞻望雜以家之窮乏喃喃喋々興熟酒潤乃促客上樓而眺樓則孃子妝飾之處奩具伍列若無樓太虧便及客欲購時老貉稱有事而出避之云蓋狎客在家則雖有他樓之招辭以疾若不在此余友愛篁子嘗語余曰就妓家而遊迥勝船宿酒肆之多費多眼然亦有所不是妓貪可忍而婆貪不可忍况有婆而帶妬者是最可怖者然不可一槩論妓之引客於家有利其財謀攘却船宿而逞己欲者有愛其人欲不令徒失資於船宿而永締好者而妓宅之遊比諸他樓費少而事密情濃而交久矣可謂佳策故妓亦非

洞察其人之身上意內，則不引焉。而婆亦有貧不貧，猾不猾之異，豈可概視乎？貧猾者多，假母也。否者必生母也。而假多而真少，何也？使我兒侍人，杯酌承其顏色，甚則使之與娼婦同業，寔所不忍。非貧窶無為者不為也。夫少艾而為娼妓者，老而不能守家事故，又買窮人之兒，使之為吾舊業者有焉。其他買女為妓，以為生者甚多，是所以假多於真也。假母之於客也，禽視之，以女為困務，謀有獲，真母之於客也，或婿視之，至狗情而遺利。故假者濫轉，真者否。二者之得失亦大矣。蓋斯地異，花街固禁買女子，以售。故假者亦公言兒為養母，出傭酒家，皆稱酌人。一家畜數人，皆以姊妹稱，或異家稱云大。

妓之年紀，自十七八至三十，小妓則十二三至二十，而自稱其齡常縮二三歲。甚者七八人，皆縮不知帶下。蒙茸芳草，一摩而判。春色漸闌，額端淪漪微波，雖慰覺秋風暗起，可一莞耳。假母之買女子為妓也，自幼養之，則其價低，而其期久，仍教之歌舞，製之衣服，至成立則可以擅利也。其技藝略熟，而年紀恰好者，則非二三十金而限一二歲，乃不能得焉。或半價買之，鴉母與妓中，分其利者，謂之敲分。如此者，鴉母客視之，妓亦不母事之也。凡客贖妓而為妻若妾者，其價從其姿色技藝與冷熱而軒輊，多而一百金，寡而二三十圓，至權貴富豪，不論其計，而假母貪慚無厭，而真母否，以情故也。曼翁

板橋雜記云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人情無東西可知矣親母或併其衣服器物亦送之至義母則剝其皮裸而沽之故真猶可愛而假可最惡也况乎假者不知其誰氏女乞兒耶抑王侯之種耶贖之為妻妾何等意傳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噫彼徒果能卜之歟齋戒沐浴卜諸家庶則禮也懷二十四錢走問柳原巖君平亦卜也余嘗見一卜者為人筮贖妓遇蒙三三之蠱三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此其不久而奔乎蒙昧而不明也蠱壞而有事也不明以信其欺壞則生變况此女唯利是視豈能守家以終乎余從傍問曰此女子其種貴賤如何卜者曰坎為馬巽

為真良為毀折不知個是那處真馬骨少頃回首曰坎正北方之卦也此是小塚原上之馬骨而已余聞而大笑退而竊疑彼徒費財狂奔而贖此馬骨不知何等所用既而讀本草云馬骨辟瘟疫氣盛絳囊佩之男左女右始悟馬骨亦有所用昔郭隗告燕昭王曰古之人君使涓人買死馬骨五百金然則彼徒所贖馬骨價百金豈為高價哉豈為高價哉酒樓船舖之招也非直命妓宅而迎焉命妓之家二戶有焉曰岡崎屋曰立花屋共在同朋街即芳原郭內稱見板者聞芳原出妓之家書妓名於小板揭之有娼樓之招則見其板而出之故謂之見板柳橋之地與花街

有別其舊制呼大妓稱酌人小妓稱給仕三四年來小  
妓揭名亦濫酌人給仕之名竟泯矣然至藝者之稱  
不能僭奪也故岡崎屋立花屋二戶亦不得稱見叔蓋  
名否而實同也其業養傭奴都俗藝宿者故又有飛  
脚屋之名蓋養人以給妓之從份岡崎立花合三十人  
許其他雖有業焉者亦微酒樓若川長柏屋亦自養奴  
而所專業焉者二戶而已妓及酒樓船舖皆呼二戶為  
箱屋呼其奴曰箱又曰箱北里歌妓使奴負三絃以箱  
故有箱屋回箱等之名斯地之妓不得公携三絃箱皆  
以袱裹之併更衣負之故三絃皆接莖也箱名徒傳稱  
耳蓋箱奴陪妓々得一席價而予百五十錢小妓則二

銖而一百錢一人陪三四名則勞同而利多故不憚從  
少而喜從衆酒樓船舖招妓其樓命岡崎其樓命立花  
各有所定屬於奴亦皆有愛惡某奴淳良某奴饒舌品  
評而使之妓亦然最負各異奴之陪妓也將彈絃則為  
接莖懸線方更衣則為慰裳歛帶與傳母一般遇雨即  
歸取傘迨暮即走點燈東奔西馳亦唯命而妓有狎客  
奴必識之如此者客亦愛而嗜之妓亦親之倍他否則  
揚發其密事罵詈不可沮最負之異蓋因之歟噫夫農  
者邦之本工商雖賤皆有業矣牛也馬也亦資運輸負  
重度遠皆為人用狗吠盜貓捕鼠亦各有職也奴輩果  
何為者乎七尺之軀手偲之髯而甘為賤女子役結襪

理展以媚其意，僅利數百錢，其辱如何，久而殆，不若貓狗者。余想奴輩死而入地獄，雖欲為牛首馬頭之鬼，亦當難焉。可憫哉！狎客之直遊妓宅者，奴輩靡由獲利，故皆憎惡之。而狎客若舟行拉妓，亦有不倩奴云。蓋酒樓船舖招妓，指其名而命，則奴走其家，否則奴輩之趣向而出之。故奴亦不為無威福也。余讀稗史，往時名妓與奴私者頗多，而今則止。唯有凋零窮困，欲賴奴力出售者，而與之私，則衆妓嘲之，謂茶人其甘為茶人者，則以患禮茶也。

妓之不遭招而在，家謂之磴茶。未知何典故，疑其閑暇無聊，可以擁白磴茶之謂耶。柳耆州詩云：日午獨覺無

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其事雖不同，趣亦似者。熟者春夏盛開之候，則一月出五六十席，雖及三冬，磴茶甚希。席價謂之玉々之稱，根于此里。北里之娼記客數者，呼謂玉簿，此亦傳稱耳。妓等每相問：本月獲玉幾顆，曰三十，曰五十，競誇其多，皆欲玉而忌茶。俗稱侮美人曰茶之，蓋原于此。歟！冷者盛時猶患茶，况寥索之天，則至不能糊口，故秋風一起，皆鎖戶晦跡而去。迨花笑柳眠之日，復出而售，土人稱此輩為外被妓。外被之為物，暖則脫，冷則着，彼輩與此相反，故云。此地之妓，春夏則有百餘名，而秋冬則減其半，以有外被也。外被之外，有礪鷗。妓此則不揭名，而售技者，妓等不齒也。礪鷗水鳥也。出

沒波間而食魚者、以彼亦出沒于正妓間謀利故命焉、  
蓋妓之揭名、棒饜金於閭中伍長輩若干、及酒樓船舖  
箱屋亦有所贈、加以服飾之費、算非三十金許則不能、  
故為鸚鵡者多矣、妓之名聲大鳴者、一歲所得超一百  
金、若宜富然而皆窮乏、其故何也、雖有所取、亦有所出、  
所得一方而為己有者三銖、而二季五節亦有所為奪、  
自家飲食比常人亦太奢、况身上之衣帶乎、簪釵乎、費  
于履費于紅粉、所費至多於所得、故妓家不惜人財者  
鮮矣、凡妓更新衣、有定期、春首也、上巳也、四月朔也、端  
午也、五月念八日也、天王祭也、七夕也、九月朔也、重陽  
也、姪子祭也、而中等以下不能必歷更、此期其俗端午

着單衣而念八日之夜例張烟火戲於二州橋南謂之  
開河是日始着縐綺與常人家端午已着絺綌異制焉  
妓之製新服也衣一襲帶一條內衣稱長襦衫者一領  
此以深紅色為上乘春色稍謝者白之為可用間色或  
績畫之者却覺無風致小妓則別製腰帶皆有更衣一  
具酒間必起更之故一新衣服其價豈啻五七圓金雖  
典舊而購新轉表而為裏其費亦大故各擁狎客以逃  
此勞若夫狎客則不得傍觀而不授其費也板橋雜記  
云衣衫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衫之短長  
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教崇禎距今過二  
百年地之相去亦數萬里而風情酷肖可謂奇矣而近



時服飾之美、月加歲長、至今春殊甚、大妓之飾、迥出命婦孺人之上、小妓亦僭擬、大妓頭上簪釵、玳瑁燦然、至大妓更插玳瑁、長笄、蓋妓插笄、則北里之制、而他方之妓不得爾、而華奢之極、遂至不為其所不得為者、則不已、且他妓在客席、唯歌舞耳、不能若北里加之、以鼓以笛也、而今茲春夏之際、一妓搥鼓於柳橋、北岸某樓、而有舫宿爭擾之事、芳原人聞之、責其僭業、併刺服飾、過度、諷之、官閭長等、恐令妓節其服飾、帶不許用金線、徹其笄、併減簪鈿之數、若小妓、唯許插銀釵一條、且禁初更後應客招、蓋防私事也、客之遊芳原者、先來柳橋、而飲、拉妓而赴北郭、一再宿亦多、北郭人常憤柳橋私事

漸盛、有害于我也、責搥鼓華飾之際、遂立其制、妓之舟行送客者、僅得至三谷溝、而不許入郭、云頃歲北郭日冷、柳橋日熱、增妬之積、計至若此、固宜也、而衣服之華、夜深之招、禁出僅二三旬、而又復如故、是則非妓輩不畏官而自恣也、蓋大都繁華之勢、以使然者、豈得遏止焉哉、

俚語云、女郎之赤心、烏卵之方形、必無焉、若有則、晦夜亦出圓月矣、嗚呼、娼妓亦人也、豈無赤心乎、但浸于鄭衛風聲之中、熟於詐譎貪猾之事、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至如此耳、然歌妓與娼婦、自有間也、妓之有氣概、而不喜斌媚、淋漓而不好滯蕩者、徃々有焉、何得不檢其

實比諸晦月方卯乎然妓之滛蕩無藉愛俳優者而費財喜防火丁而託身竟私奔而壞了一生者固多矣世人徒見有此輩而不察其行儻才絕勝如妻悍妾者在於其間也亦宜矣蓋取絃歌之趣杯杓之歡則非大妓不可若論其材質必欲求淋良者則宜擇小妓小妓質美而年十五左右其姿醜習未深學詐術未熟而未破底者亦有焉多情之客若能梳櫛得之則可謂花柳場裡之至樂也其懷之以情激之以義則竟無生貪冒反覆之計必矣而大妓易轉貪故也小妓難轉不貪故也或曰小妓少趣大妓多趣是言至當然徒取杯杓上之趣亦何用論赤心之有無哉取興騰歡洽而足矣世人

論赤心則其意在枕席上耳若然則非淋良者不是若淋良者則可求諸小妓不可求諸大妓也且況既落手小妓亦不出三四年為大妓則杯杓枕席豈不兩全乎余哀風流子弟不擇其人而舉事一敗塗地歡暫而孽長財竭而名壞者戲書之以示情痴者亦是一婆心而已金陵名妓李十娘語余澹心曰兒雖風塵賤質非好滛蕩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噫抑橋之駭矣若深求之則無一人彷彿十娘者乎哉

開府以來都下名妓容姿絕倫技藝畢給而傳名裨史

留跡演劇者亦無算焉今則否彼是伯仲一無超群技  
華之人出其間矣而現今猶可稱者獨二州橋東之阿  
菊也彼雖非有傾國之色絕世之技以纖々女子之力  
大營巨閣高樓于墨水之西扁且有明樓有明之名頗  
播都內豪士冶郎無不一醉於此樓者如川口平岩二  
樓稍就其下而彼以女主主之其俠氣才力亦似可取  
雖有所倚賴而成此計然非尋常折腰妓所企及也其  
他未聞有一女子能超乘於此上者柳橋之盛也至矣  
何無一人才氣雄拔鳴名于都內者乎余曼翁列金陵  
珠市名妓作其小傳佳人之跡百世不朽余今欲記柳  
橋紅裙以準擬之而未  
有一個行實可記者乃徒列

所聞之名十之七八于左而已後之情痴如余者若索  
其事作其傳以繼曼翁之舉則有一以使脂粉色長不  
朽一以可徵斯地繁華於後日者矣所列於此者不關  
容色之美醜技藝之巧拙隨聞乃記阿一阿三阿金阿  
榮阿幸阿弓阿豐阿蕪阿久阿紺阿花阿竹阿里阿山  
阿六阿百阿萬阿文阿塩阿梅阿大阿濱阿紋阿玉阿  
蝶阿琴阿德阿常阿柳阿網阿棋阿相阿翁阿縫阿鶴  
阿筆阿簑阿歌阿芳阿時阿線阿蓮阿半阿元阿滿阿  
國阿瀧阿浪阿雪阿色小勝小春小繁小鶴小石小蝶  
小花小照小德小鍊金八久八米八五八富八竹八菊  
二駒吉榮吉常吉長吉米吉三吉甚吉龜吉倉吉春吉

淺吉、斧吉、梅吉、美代、喜久、喜佐、佐濃、伊嘉、都和、延玉、伊呂波、豐美、佐等、大妓也。阿中、阿清、阿赤、阿花、阿里、阿藤、阿奴、阿歌、阿龜、阿吹、阿房、阿豆、小糸、小芳、小玉、小金、小路、小稻、小松、小藤、小鳴、政吉、久吉、三吉、千吉、種吉、里吉、駒吉、八重、勘八、權助、金太郎等、小妓也。蓋其優劣等級，則人々見得而別矣。安得私斷其品評乎？將來若有作其傳而晰其迹者，則評論自有所定矣。

此編成于己未仲冬，故列於此者，皆戊午己未間之人，而若阿蕪、菊二、小照、梅吉者，數名皆小妓。至今茲庚申而為大妓者，及金八、延玉之徒，亦皆新揭名左。今年者，此等皆係庚申新秋追補而記焉。而若金

八常吉者，其落藉在午未之際，阿豐榮吉之輩，亦今年從良，此等皆存而不削也。

吁嗟！余記柳橋之繁華也，說歌妓之游趣也，而徒鑿其隱事，露其醜狀，是何等殺風景，可謂今古無情之人也。其獲罪于才子佳人，亦可知耳。然余竟非真無情之人也。極多情人也，多情而為無情之言，乃亦有所思也，有所思也。夫多情之事，何可與彼虫々蠢々之徒語哉？風流之遊，亦何得與彼蠢々營々之輩偕哉？其可偕可語者，則唯天地間第一等達士，古今來第一流才子而已。達士也，才子也，安可多得焉？故為此無情之言，以欲使彼虫々蠢々者，能悟外面菩薩，內心夜叉之理，而知見

為極樂世界者，即是無間地獄。而一旦幡然翻了，其流連沈溺之念，以得全其身，保其家耳矣。雖然，浩々宇內，豈無一个達士才子乎？若使此編誤落其人之手，乃亦將目余以蚩々之徒耶？余亦當何辭以對之耶？夫風月之情事，花柳之遊趣，似痴而不痴，近俗而不俗，其訣在自得之，歟？至偷香于蘭菊之叢，竊珠於瓊瑤之淵，則雖非周孔之遺訓，亦焉可得瞑目？張髯勃々爾而遠之，若暴慢鄙倍哉？若使人臣如謝安石，談笑中能挫百萬強寇，以存社稷，則足矣。何得可吞其東山之遊嬉乎？使文士如白居易，博識宏辭，名照史籍，詞賦傳於海外，亦足矣。於其不能忘情，何有所損乎？今之君子者，其論太緻。

其行太紵，而未嘗知風流情趣為何物，而又不辨悍婦驕妾之害，甚過於嬌歌妙舞之人也。故閨帷不修，而知為蕩子冶郎，鄙笑者亦多矣哉。夫花柳之遊，其來也久矣。故名妓艷姬之跡，與英將忠士同傳千載者，無慮數百名，非有多情人記而存之耶？蘓小小之心，與西陵松柏表貞毛惜々之節，與淮海波瀾爭清綠珠於崇，不負其思。紅拂於靖，真知所奔。楚蓮香坐卧也，蜂蝶慕其香風。高玲瓏唱詩也，其音定玲瓏。顧媚之迷樓，巧迷了詞客。薛濤之彩箋，能呈彩于書閣。如葛蓋芳之列操，李湘真之雅致，則全然不似女子也。我邦往昔所謂白拍子者，亦妓也。若干壽鼓，琵琶慰重衡於羈館，靜女奏舞，不屈。

賴朝于幕府皆是千古之情事百世之雅談使聞者恍然惘然神飛魂颺而涎其美涉其情者世滴人歎風致如是者今也則凶雖然人性無古今人情未變木石今之才于佳人耳至風月花柳之遊則豈無彷彿往昔者乎若夫春風解凍宇氣漸佳江東莊之梅南枝北枝齊開携窈窕于暗香間擁娉婷於疎影傍紅裳離披奪花神之魂髻履鏗鏘和鶯兒之簧買醉柳島取興墨塘况又挑紅李百爛熳之天別現出一簇櫻雲江流逾碧膾殘閃銀金樽醉夕蘭葉沂晨大妓五六人雛妓六七人左提右挈春服競新如有鬪花拾翠之嬉風詠而忘歸雖不知夫子與否而優點也之為矣烏兔疾

奔三春樂事倏忽如夢裡靚綠樹滿園于規啼雨談昨遊于綺窓說蓄情於幽宇嬌數旬梅霖方罷恰是開河烟戲之夜二州橋頭萬之茶肆千之酒舍新帘齊颺彩燈相射東船西舫柁擊擢數里大江不見一碧波或放館舫于中流擬漢武汾河之遊或輕舸尋絃歌去恍有香山潯陽之愁絲竹徹曉談笑無歇橋下洲外涼颼展骨城中三伏之熱不覺為何物身清心爽真是伴嫦娥入蟾窟博望仙槎未必向天河發也七夕星會之夜柳橋乃人間烏鵲橋織女善彈不暇織雲綃牽牛賣牛而飲酣醉連宵合歡不似天上一歲一會期太迢也况乎中秋天朗氣晴有登樓逞興之庾公有泛舫嘯

歌之哀郎月逾白風逾清加焉芳醑佳菽加焉嬌歌哀  
簧塵尾松塵尾松在淺草御藏東岸下繫纜而酌千本千本村在津度別邸前邊鼓棹而行既而秋光漸老霜氣淒涼訪菊于  
墨東之園觀楓於真崎之莊隱逸之花視為富貴相停  
車帷中見顏如舜英迨三冬寂寞之候則俗子儉父履  
跡已絕而得意之遊可以作也陋妓拙孃售技方息而  
至情之事可以適也風凍霰濺之夜綺樓有春情夢正  
濃酒氣常薰不知二州橋上月影凍殺人余疑孫臨定  
情之觀韓香謝客之親必在斯辰也天明矣屋瓦皚然  
於是乎注酒於瓶安爐于船以為墨堤觀雪之遊豈有  
興盡而還乎至若年華將除人情匆忙之際迺別開分

歲之冥豫締春遊之契吁亦快矣余忖度千古才子佳  
人之心想像往昔甘心得意之遊豈得與此間有霄壤  
之異耶夫風花雲月之變態絲竹肉之妙趣一悲一  
觀一顰一笑之網繆可以詩也可以画也雖然亦焉可  
與彼虫々齷々徒揮其財而炫豪不問其趣唯誕者  
語此等之事乎哉噫後之才于佳人以余為無情人耶  
抑亦為多情人耶戲臆語以問焉若夫山川風月綺羅  
絃歌之遊多々益善豈有盡于此哉况其妙籌奇訣則  
在人々腔子裡而存焉寔非筆墨所得而形狀也噫





明  
治  
三  
十  
年  
梅  
雨  
陰  
晴  
之  
時